

盛世疑云

Sheng
Shi Ning
Yun

意微婉

著
【下】

一方玄妙丝帕，几多似玉灵魂的前世今生；
两阙梦里辞赋，五位绝代佳人的悲欢离合。
无数错过，便织成过错；
茫茫之中被生生割断的炽情，
竟在污浊混沌中，幻化出了如此华美却又转瞬即逝的一抹彗星。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盛世疑之

著【下】

目 录

下

- 第二十章 几番徘徊意难平 / 001
- 第二十一章 流息 / 011
- 第二十二章 东边日出西边雨 / 025
- 第二十三章 溯机 / 035
- 第二十四章 欲待梦终寻问处 / 051
- 第二十五章 凤凰山下雨初晴 / 066
- 第二十六章 醒魂绪 / 078
- 第二十七章 几回春暮泣残红 / 097
- 第二十八章 惜流晖 / 115
- 第二十九章 此曲有意无人传 / 133
- 第三十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/ 150
- 第三十一章 此时惜别讵堪闻 / 163
- 第三十二章 宁将心碎不负卿 / 179
- 第三十三章 此恨不关风与月 / 195
- 第三十四章 平地惊雷殒日月 / 214
- 第三十五章 漫血夜幕香魂断 / 228
- 第三十六章 不离不弃永相随 / 243
- 第三十七章 影自娟娟魄自寒 / 257
- 尾声·解谜 / 267
- 最后的尾声·归去来兮 / 268

第二十章 几番徘徊意难平

三日之后。

转眼间，已是夏末秋初了，细风渐带凉，石阶晚凝霜。暮夏的艳阳被还未浓的秋意冲刷一净，啾啾叫的鸟儿仍在已挂寒霜的枝头跳将着，招展的花儿，却已凋得多了，余下几丛芬芳吐艳的，绛紫的秋海棠，纯素的白夜丁香，丝丝缕缕的香气，将翠幕斋点染得竟似梦境澜幻。

帝谭镇开惯这般奇异的花儿，自是仙气盎然。

沈凡和路凝云二人坐在翠幕斋的庭院中打着络子。众生殿对弈之后，凝云绝口不提与成旭渊七日之约的事，似乎并无心赴约。然而，沈凡瞧得出来，她心中的徘徊一日甚于一日。

她亦不会逼凝云下什么决断，只是时时旁敲侧击，帮助她明白自己的心。

“在这小镇里也待了些时日了，不知云儿的难，我解了没有？”

“先生是要赶我走吗？”凝云漫不经心道。

“还是这个敏感的习性改不了。我何曾是赶你走？只是几日以来，你似乎并没有半点缓解，我忧心才如此说的。”她定神道，“即使你没提，我也瞧得出来，你心病一揽子不说，体病也不轻。”

庭院里静悄悄的，只听得黄鹂鸟儿在屋檐上啾啾地叫。凝云手上忙着，强忍着马上就要流下来的泪水。

“先生不提，我倒不觉得；先生一说，我才发现自己原来这般没用，作了一身的病，到头来什么也得不来。铁了心要放下的事，仍是日日念着；发了誓

不想的人，仍是日日想着。真真是没用……”

沈凡握住了凝云的手，劝道：“云儿，别管这络子了，我们来说说话儿。”

“终日的也只是我说，说来说去说不清楚什么，何必再废这个事？先生别管我才好，我会忘掉的。”

沈凡只得作罢。“云儿，你自小也不是无主意的人。今天这样的你，我是头回见。毕竟离开你有些年月了，你这些年的生活，我不能够知道是怎样的。然而，你不说，我也不难猜。”她用慈母一般温柔的手摸了摸凝云的头。“这样的关，女孩子总是要过的。今日你竟不远万里从京城跑到了苏州，必定你的关，出于某种原因，不像其他的女孩子那样容易过，是不是？”

凝云轻轻点了点头。

“我不会强迫你想清楚什么，更不会赶你走。女孩子方得经过这样痛苦的蜕变才能成人。小时我与你讲那句‘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’，是如何讲的？”

“先生的解释总是与众不同的。”凝云含泪微笑道，“先生说‘痛苦的记忆才是人最应珍视的记忆，当人追忆时，这些疼痛是人存在过的证明，当时的迷惘全部成为了心灵成长的养料’。”

“然而先生今天要告诉你，李商隐说得不错。或许你的理智告诉了自己这是珍贵的记忆，然而身处事中，你就是不能不惘然。别人帮不了你，你自己亦不能帮自己。你只有默默忍受，走完这段历程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宁静。”

凝云迷离地望着远处若隐若现的青山，缓缓道：“先生怪得紧。这世上都教人走出痛苦，哪有劝人进入痛苦的呢？”

“因为对于有些痛苦来说，走出它，实在是可惜了。”沈凡微微一笑。

凝云刚要追问，前门忽然开了。二人站起身来，只见一个身材颀长，俊朗飘逸的青年男子走了进来，腰间插着那支凝云熟悉的箫。

“许久不见，昭容娘娘可好？”平江王龙箴笑嘻嘻地问道。

苏州，帝谭镇。

“他果然要我回去以死谢怀欣皇后之灵么？”凝云冷笑道。

“昭容误会了。皇兄一心惦念昭容病情，全是关心才是。”龙箴急道。

“这倒怪，我病了这些日子以来，倒不见皇上的关心。每每见面，不过是



些儿冷言冷语，却怎么算是好的了。”

“昭容怎么就是不明白呢？”龙箴见她怎么也不肯答应，心急火燎。那晚巧遇时，他只是怀疑自己看错了人。第二日他又来帝谭镇，暗暗跟踪观察了几次，越发确定这“乡间女子”正是路凝云，适才起了疑，飞鸽传书回京城询问此事。龙胤的回信让他取笑了很久——相对于以前恐他人截留而刻意短小精悍且充满暗语的传信，他一贯谨慎的皇兄显然心情过于激动，以至于一页纸上飞满了他的笔迹。

闻汝不期遇昭容于乡间，朕心甚慰，此乃天之馈赠！昭容体安乎？心舒乎？可消枯些许？既于汝侧，朕予昭容之康健汝手，务必安顿一切，并劝服其尽早回京，切记。然盖昭容体恙，汝应诸般谨慎，万事以顺昭容之意为先，若其不愿回京，汝切莫为胁迫、威逼、责备及任何不善之举，应缓言晓之，温语慰之；如此，假以时日，其必感于汝诚，欣然应之。朕国事繁忙，唯臣弟可托付，望勿逆朕意，切记，切记。

可怜的皇兄，对她是呵护至极了！龙箴暗自好笑。瞧这信写的，真真是捧也不是，吹也不是，千叮咛万嘱咐不要逆了美人的意！

他将信重重地拍在桌上，“这或许能证明皇兄的真心。”

她用颤抖的手拿起了这页重似千斤的纸，飞快地浏览了一遍，又丢还给龙箴。龙箴知道这信对她起了作用。她的胸脯强烈地起伏着，后退了几步，有些趑趄，然而她用转身掩饰了自己的无助。

龙箴察觉到了这明显的情绪变化，趁机问道：“在此之后，你若仍然否认他的感情，就太过残忍了吧。”

凝云沉默许久，再开口时，带了重重的鼻音，如同情绪溶进了她的嗓音里。“我不否认他的感情。如我所见，再也不能否认了……”

有那么一瞬间，他认为她会转过身来，答应他明日一早就起程回京。

然而——

“请王爷转告皇上，若他有愧疚之心，大可不必，该愧疚的人是我，硬生生挡在他与别人之间如此长时间；

若他有同情之感，仍然不必，我喜欢江南的山水美景，宁静安逸，并坚信



这里才是我的归宿；

若他有关心之意，万般感谢，四年的时光，我不会忘记他对我的好意；
而若他的爱中，有那么一点是施舍给我的……请他将全部的爱，还给他离不开的，和忘不掉的。”

“可……”

“请王爷不要再劝我了。我心意已决，断不会改变。”凝云坚定地答道。

龙麓自是无奈，然而又觉无话可说，只得作罢。他依照每次飞鸽传书的惯例，将纸条置于蜡烛上烧毁。飞舞的火舌舔上薄薄的莎草纸，立刻吱吱作响。这轻微的声音却似响雷一般，凝云猛地回过身来，看着纸片慢慢地扭曲，卷合，最终变成黑色的一团灰烬。

她握紧了拳头，待龙麓离开后才落下了泪。

此后的几天，龙麓隔三差五地借故来寻，时不时地留下些药材和银两，说些个俏皮话儿逗凝云开心，次次赖到暮色将至，才不甘心似的旧话重提，劝上几句，虽每每都被拒绝，仍不屈不挠地努着力。终于有一天，她下定决心离开沈凡，另觅他处了。

“你身体还没好，怎么能就这样走了呢？”沈凡忧心道。

“云儿不想再拖累先生，”她停顿一下，“亦不想再见平江王。”她气恼地发现沈凡嘴角上带了一丝笑意，心下暗暗气道，龙胤这个弟弟也不知是哪里来的风流坏子，正事一件也不见做，逗趣儿耍贫倒是一顶一的熟稔，理智如先生，都被他哄得服服帖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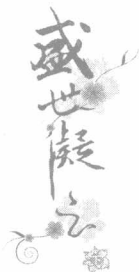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孩子还真是有趣呢。”

凝云不理她，兀自收着包裹，一抹明媚之靥却悄然挂上唇畔，丽眸含笑。思绪恍然回到御书房那个午后，龙胤赞她冰肌雪骨，拿北齐冯淑妃作比，满口的风流韵事，调笑半晌的，便是与他这个风流弟弟。

这二人对旁人是一个英明果断，一个玩世不恭，兄弟两人私下里在一起时便一个模子的……不正经……念着念着，便又忆起了那双柔情似水的俊目，原来……自己竟是喜欢他来逗弄的。

一双纤手不知不觉，竟放缓了收拾。

她摇摇头，不，不……不能动摇……



“云儿，”这时沈凡止住了笑，拉过她的手，温声道，“你若不想见他，我们以后不见他就是。但无论如何，先生不会放你一个人去流浪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眼下你需要照顾，除了我又谁能照顾你呢？”她慈母般一笑，“要离开，我与你一同离开便是。”

“先生！”凝云惊呼，“翠幕斋是你的家！”

“翠幕斋是一座房子，有关心和被关心的地方才是家。”她温柔地揽过凝云的肩膀，“况且……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是会生厌的。”

然而这时，几乎已经让凝云心惊胆战的敲门声又响起了。沈凡将她按在椅子上，道：“你且坐着，我去打发他。”

“不，先生。我……自己去……”

穿过庭院，她轻轻地打开门，刚要发作，却发现来人并非龙箴。

门外站着的，是仿佛苍老了十岁的路丞相。

“爹！”凝云欢叫着扑进了老人的怀里，眼泪扑簌簌地掉落下来。越过路丞相的肩膀，她看到了龙箴站在一旁，偷偷地笑着。沈凡忙将三人引入了屋里，路丞相心疼地将女儿前后左右检查了一遍，才略略放了心。龙箴贫道：“丞相好好看看，您的云儿可曾少了一根汗毛？”

父女二人都没听到这顽话。路丞相屏了将近二十日的一口气，见到凝云无事，终于可以吐出来了。再如何关心，说出来的话仍是数落：“你这孩子，怎么这样不懂事？再怎么委屈，回家来诉就是，怎么说走就走呢？这几日尽是我找你，可把爹急死了……”

凝云“扑通”一声跪在路丞相面前，声泪俱下道：“云儿不孝，让爹这样烦心。”

路丞相是先帝的挚友，先帝去世时将龙胤托付给了他这位世交兼忠臣，他亦在先帝灵前发了誓，“必将为幼主殚精竭虑，有生之年不相离”，如今却为了女儿抛开了朝政和少主。凝云了解自己的父亲，这是他宁愿舍弃性命也不会荒废哪怕一刻的事业，更不要提这“尽是我找你”的二十日了。

然而，他的女儿是比他的性命还要重要的。

“找到了就好，找到了就好。”路丞相道，“明日随爹回去吧。”

“爹……”凝云避开了他的眼睛。



“怎么？”

凝云似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说出了这句话：“云儿不想回去。”

路丞相显然没料到这样的答复，呆住了。屋里气氛正尴尬，龙箴笑道：“昭容不知，前两日我才刚接到皇兄的传书，将我好骂了一顿呢。说是天天来说怕惹你心烦，命我不准再死缠烂打，要另想办法。我正为难，丞相就到了。想我通知宫里不过几天工夫，丞相一定是收到了信连夜起程，又连夜兼程才到的。其间旅途劳顿非常，不如先安顿下来歇歇，其他的事我们从长计议？”

次日，景澜宫。

一袭牡丹承露的娇艳，抹胸紫绡，珞琅镶边，流苏翩翩，佳贵嫔重又回复了往日的艳丽，手中亲提一金胎累丝嵌珊瑚珍珠“冰梅祝寿”图棱口盖盒，远处一看，犹如神妃仙子，光艳万丈。

她不知道自己做成这样是在给谁瞧。

心还痛着，然而，痛有何用。

他对她，没有爱，始终没有。她能争的，终究只有宠。

路凝云与她，皆是入侍四年，分庭抗礼四年，无所出四年。

如今，平衡是真的被打破了。

一个几乎从天而降的孩子，让佳贵嫔再没有退路。

路凝云，或者你不要回来；或者，她紧紧地咬着牙，我发誓，如今这张网，你无计可生还。

锦阳殿，她怕是再也不能深入了。

为今之计，只有在景澜宫收复失地。

“请贵嫔回去吧，娘娘头痛得很，今几个不能见客。”霁月冷言道。

“知道娘娘头痛，主子特意带来了外域献来的熏香烛，说是缓解头痛有奇效，还请霁月姐姐行个方便？”安琪赔笑道。

佳贵嫔强压着火气，微微点头。

霁月斜着眼睛看了盒子一眼，再开口语调仍是冷冷的。

“奴婢一定将贵嫔的美意转达给娘娘。”

话未落地，她竟再不瞧佳贵嫔一眼，转身欲走。佳贵嫔哼了一声，索性大跨步地向景澜宫殿门走去。霁月见她此举，大惊失色，快走几步，硬是挡在她

面前，刚要开口，佳贵嫔冷笑道：“霁月姑娘打量本宫像皇后娘娘那样好欺负，任你欺主，就错了主意。再不肖本宫是主子，你不过是个奴才。娘娘头痛，哪里就被你们这些奴才关了起来，不让见人呢？现下本宫是非进去不可了，你有本事就来拦，拦了就莫怪本宫不客气！”

霁月被这一顿劈头盖脸的指责打了一闷棍似的，莫名其妙。见佳贵嫔只管往里冲，下意识地拉她，脸上立刻挨了她一掌。

“好你个狗奴才！本宫是任你拉扯的么？我倒要去问问皇后娘娘，这宫里还有没有规矩了！”

霁月遭打，再不敢阻拦了，眼睁睁地瞧着佳贵嫔走进了殿门。

一踏进景澜宫，佳贵嫔就感觉到一阵胸闷。室内窗户皆紧闭着，连帘子都低垂的，往日里富丽堂皇的摆设如今都显得灰暗异常。不知几日没通过风了，殿内一股异味直扑入鼻翼。她用袖子捂住口鼻，直奔内殿。果然，皇后缩在床上，心烦意乱，自言自语。

“娘娘！”佳贵嫔跑过去，攥住了皇后冰冷的手。

“纤玉……”皇后神志倒还清醒，见是她，一把抱住哭了起来。佳贵嫔略略安心了些。

在后宫这些年，疯的和半疯的，死的和要死的她也见了无数，皇后这样子，并不太严重，只是害怕罢了。因此，她抱住了皇后，轻拍着她的后背，柔声道：“娘娘别怕，纤玉在……别怕……”

“是我的错……都是我的错……可我……不是……”皇后抽抽搭搭地哭着。

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娘娘，欧阳流莺说了什么？她在明月宫究竟发现了什么秘密？”佳贵嫔轻声问道。瞧她这副样子，大约真是有事，说不定还是大事。

皇后本不是个坚强的人，出了事只管躲着藏着，掩耳盗铃地以为全天下的人都不知道；她亦不是谨慎的人，经不起几句问，马上把实话倒了出来。

佳贵嫔听着她语无伦次的讲述，只觉得脊背上的汗毛都立了起来。

如果皇后不疯，说的都是事实的话，后宫将面临一场腥风血雨。

前所未有的腥风血雨。

苏州，帝谭镇。

夜半时分，小镇已沉睡了，沈凡和路凝云两人却仍辗转反侧。

“你爹这样地劝，你仍不动摇么？”

凝云深叹了一口气。“先生，我做错了吗？”

沈凡笑道：“果然你动摇了。”

“我只是想做正确的事。”凝云坐起身来，将头深深地埋在膝盖间。“先生，这些日龙箴劝我，皆是以情动之。情……一个爱着别人，不会爱我的人，我又何苦去勉强？因此，龙箴再如何劝，我也不会动摇。然而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果然丞相了解你。”沈凡翻了个身，面对着凝云，“他知道他的女儿最不能容忍自己做什么。”

“先生……我很傻是不是？爹说的话我无一例外地想过，走得仍是义无反顾。而今他真真地说了出来，我才……我才……”

“后悔了？知道自己错了？”

凝云沉默了半晌，缓缓道：“忠君守信，这是我在爹膝头学会的东西，如今却被我轻易弃之。没有规矩，不成方圆。这是我一直深信不疑的信条。知书达理，谨慎克己，这是我从小便希望自己成为的人，如今也都被我轻易弃之。离开那座皇宫原不简单，这些我十余年来一直铭记的信条，也一并抛弃了。我不再知道自己是不是正确的，亦不再知道自己该如何走下去……”

事到如今，凝云仍不肯松口告诉沈凡她确切的身份和处境。要逃离的牢笼，是皇宫，她绝口不提；要躲避的人，是皇帝，她更是不提。

聪慧如沈凡，如今看到路丞相与平江王双双追来，听到些他们的谈话，大概也已猜到了七八分的真相。

然而，凝云知道，只要一日不清晰捅破，先生便是更安全的。

沈凡微微一笑。“告诉我，云儿，在我离开你的这段时间里，你一直是……知书达理、谨慎克己的吗？”

凝云不知她问这问题目的何在，诧异地答道：“大多时候总归是的，除了……”她脑海中浮现出与龙胤冲突的一幕一幕。

“你疲倦了吗？你厌烦了吗？你有没有，哪怕一次，想过你本来可以突破那些条框，舍弃那些俗套，粉碎那些规矩，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，享受完全的自由？”

凝云翻身下床。尽管还未入秋，山中的夜晚已是凉意袭人了。她拢紧衣衫，踱到了窗前，银白色的月光流水一般晶莹透亮，仿佛天上淌至人间的琼浆一般，



洗涤着世间万物。不知怎的，今夜并无繁星点缀，黑纱一般的夜幕下只见一轮圆月，纯粹而又简约的美好。

半晌，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坚定地响起。

“不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不是这样的。先生，如果真有一天，世上再无任何规矩条框，那么一切也就不复存在了。”

“说下去。”

“天圆地方，日升月落，斗转星移，四季更替，花开花谢，生老病死。这难道不是造物主天然的规矩条框？如何可以舍弃？人亦然，倘若人人‘完全的自由，完全地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，只会因了自己的自由践踏他人的自由，因了自己想做的事妨碍他人想做的事。人生来就是要妥协、改变的。如同上天的选择，唯有这样，世上才能和谐。一心要破坏规则的人，未免太过自私。”

“所以……你的结论是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大概真的做错了。”凝云低声道。

“你认为自己自私了？”

“是。我没有权利让爹这样辛苦，让先生这样辛苦，让龙箴这样辛苦，让他……”

“那么还有何问题？”沈凡道，“明天就与你爹回去，不是一切都了结了吗？”

“可是……”深深的叹息。

“我知道的，你仍心有不甘，怕自己会面临更大的痛苦，怕自己的选择是错误的。”

“正是。”凝云道，“我知道我还爱他……不论他如何……然而，那地方存在如此多的戾气和阴暗，并不是真情可以生存的地方。我怕无论再如何坚强，仍抵不过宿命。”

两人都沉默了。

半晌，凝云再次开口。“还有件事……”语余长音，她含了淡唇，一双凌云眉间写满了徘徊不定。

沈凡怎会不知她。

“七日之约，是么？”

“很快便到了。”

朱唇轻抿，凤眸阑珊，丝缕柔意兼苦涩爬上她心头。众生殿中那一人，已超脱她另一层灵魂。彼岸的风景，触手可及，她却要从此转头离去么？

面对龙簾和爹一句又一句的劝，她的心，已然愈加乱了。

或许，回宫是她的命运。

那么，回宫之前，再放肆一次，看看老天，究竟有何种安排。更何况，还有个苦命女子的自由，握在她的手上。

“我要去。”

锵然的话语，恰显挑战的决心。

一生，会否因此改写？
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。

凝云本以为爹会每天劝她，再不行干脆强迫她回京。然而他没有，似乎言语间尽量顺着她的意思，生怕她难过困扰。尽管爹一向宠着她，却也不曾这样顺从过。伴着她越发加深的怀疑和似乎突然恶化的肠胃，帝谭镇入秋了。

七日之约。

这一日，偏巧路丞相和龙簾齐齐没有露面。凝云害喜的症状已经越来越明显了，然而不明就里的她，仍认为是肠胃出了问题，忧心忡忡。再加上她离宫前的病，虽好了大半，仍是时有头痛发热，沈凡亦为她担心，劝她好生在翠幕斋中休养。

然而，决心已下，凝云坚持要去赴约。沈凡无法，亦只好陪她前往。

一路走着，二人闲谈。

“爹和龙簾怪得紧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你不见他们，似乎忧心得跟什么似的。他们在时，我竟连眉毛也不能皱一下，一皱眉他们就来问我‘哪里不舒服’。这还不够，三番两次地告诉我‘不要到处乱跑’，那神情要杀人似的。先生，我的病到这种程度了么？”



第二十一章 流息

众生殿。

正是辰时，平日里门庭若市的众生殿今日却不着人烟。凝云和沈凡远远地便瞧见成叔在大门口候着，一张布满岁月风霜的沧桑枯黄脸庞，瞧见两人来了，马上咧嘴笑了。

从前不曾注意，如今细瞧，凝云不禁觉得这老人身上有些与众不同的伟岸气节，尚未全被岁月磨去，正如同成旭渊一样。

“少主恭候小姐多时了。”成叔笑道。

他认准她会来么？凝云心底冷笑，眉眼给出一丝不屑的侧睨，扬袖而入。沈凡轻咳一声，微微皱眉，似乎责怪她在长者面前无礼。

凝云暗暗有些后悔。也是呢，自出宫来，似乎越来越不知礼了。

众生殿内果然空无一人。

稍候半刻，又一名迎客的来了——长孙尚瑾。尚瑾并不似妹妹任芙，是一见惊目的美人，她那一派的素雅气质、隐约动人是要用心用时去品的。雁过沉绿，花落息声，静默的魅力，是她给一切人的印象。

不知怎的，凝云总有种感觉——尚瑾可以看穿她的内心，或许不仅仅是她的内心。成旭渊的，任芙的，任何人的。

然而，此刻，她却也可看穿尚瑾了。

那双绛紫深眸中，隐藏着一团可燃尽一切的火焰，就与妹妹任芙一样。然而，任芙，是有焰便痛快泻出的快火；而尚瑾，隐忍处可致千年，一旦爆发，便是

天雷勾动地火的势不可当。

所幸，尚瑾真的善于隐忍。

“今天倒是个晴天呢。”言笑晏晏，池面冰层压尽了一切波澜，她的美一日清似一日。“少主从未拣过如此的晴天人流息殿……小姐请随我来吧。”

流息殿。

果然，众生过，浮莘过，下一站，是流息了。

众生，平地观人，幸有伴，人声喧而人生齐。

浮莘，居高临世，念有明，高灯悬而高登离。

而流息，已是精灵脱尘，盼无垢，天倘远而天堂近。

如果说经了前两层，凝云还只是叹工匠手艺灵感的奇妙，如今到了流息，凝云不再复疑了——人间从不曾应有这一座楼，没有魔法异秉，没有天神御赐，绝不应有这一座楼。

祥云吐幻，卷云离析，积云蹙神，烈云翻滚，高云弹轻，素云如歌，彤云若焰。仍是四面是窗，仍是斜倾四成，向下望去却不见尘世，向上忘去亦没有烈日利光。

如同天地之间，削出了这么一截太虚幻境，以云织成，玲珑轻盈。

流息，已是完完全全的空中楼阁。

云流云息，云卷云舒。至纯至粹，至神至悟。

真的可以飞么？

如此自由地飞么？

见伊人心醉神迷，成旭渊笑道：“可离窗远些，这里地高风大的，若吹了你出去，便宜了玉帝，我倒还舍不得呢……”话出口，自觉有些轻佻，忙将后半截吞了回去。

凝云倒并未留意，仍赏着窗外一望无垠的云海奇观。

站在窗口瞧风景的她，不曾知道自己亦是别人眼中的风景。

喜欢这里么？愿意留下吗？

他很想问一句，又不忍扰了她如此凝神的时刻，只好继续等着，但脚步轻移，就让她的缕缕芬芳，深深滋入。

佳人观云，便有公子观佳人，相看两不厌，不输诗仙与敬亭山了。

这么一候，便是两个时辰。



“瞧够了么？我们的七日之约，并非观景吧。”他终究忍不下去了，温声出言。凝云回头瞧他一眼，兀自走入内殿，坐在了棋盘一侧。

玉指轻揉，指甲如贝般圆润珠华，仍执白子。

他亦坐下。

今日的棋盘与前次不同，凝云发现，前次为水晶风池格，而今次，是玉珠鸾宿格，比起前者，更是珍品中的珍品。

路府中原有一块，凝云娘亲去时随之入了陵墓，是故她从未见过，只听先生讲道，说是玉珠鸾宿格为棋客所珍，当年王积薪得一块，于其上刻了后世棋手耳熟能详的“十诀”，便流芳百世，故而后世棋客再得此格，亦喜刻字，不一定是棋诀，亦有很多是赠语。

龙胤亦有一块，宝贝得很，上面刻的是什么她从不知道。

玩笑时她也不平过，平日什么金的玉的，进贡的馈赠的，他是并不吝啬的，唯有那方玉珠鸾宿，硬是不给她瞧。

她每每便猜测，王积薪是龙胤太傅一般的人物，必定亦将玉珠鸾宿传与了他。他的那一方，就是王积薪的那一方，为了尊重亡师，才束之高阁，好生地供奉起来，再不许外人瞧。

想起这一折，她不免眯目去瞧成旭渊这棋盘上所刻的字。

不知是棋诀，还是赠语呢。

三行字，每行七言，颜色是淡淡的蕊黄，她颇辨了一阵子才勉强读出。

影逐烈阳身去京。琴断残今空余半。春别三日独不寻。

不是棋诀，却也不像赠言。她随意想了片刻，仍不解何意，便先放在一边，凝神对弈。

黑棋先行，星小目开局。

凝云随即应了二连星。

对弈时凝云甚喜执白，旁人难免不解，认为白棋是落后手的一方；然而，他们不懂的是，让对方先行，便可先得对方的意图。凝云虽是棋力非凡，然而布局功力略显薄弱，因此，应着对方的布局而变，正是她应走的套路。

成旭渊亦是高手中的高手，前次一役，虽是他败，却自败中取了经验，很快摸熟了凝云的招法。

果然，这一局棋，几十手过，凝云蹙眉了。

他左突右进，让她竟辨不出任何阵法。

思索片刻，她索性扯开大旗与他对攻，四路挂角。此时他倒不急了，兀自守住中腹，坐看风云起，待她四面来攻，分手简而化之，紧守而不攻。

她心中一紧——一定是中圈套了。

宛若回到了毓琛宫中，龙胤便是如此这般，坏笑着瞧她手忙脚乱，自己却稳坐泰山，让她攻，只为寻她开心，而后在关键手上略略化解，便回回取胜。

成旭渊果然如此快便摸准了她的命门。

不，不，龙胤调教了这许久，怎么自己还无长进？她长思半晌，果断镇头，三三连跳。此为最强手，她不信他可以不应。

果然，成旭渊被迫应了。

凝云暗笑，先手又回到了她这边，如果她猜得不错，成旭渊下一手应为拆，那么她只需……

拆？

没来由的，玉珠鸾宿上的三句诗跳回了她脑中。

字谜中，最常见的是拆字谜。

她走了神，三句话的解释，顺理成章地拼凑在了一起。

影逐烈阳身去京。

“影”去“日”，再去“京”，便是“彡”。

琴断残今空余半。

“琴”去“今”，再取半，便是“王”。

春别三日独不寻。

“春”去“三”“日”，便是“人”。

三部拼在一起，此字为——珍。

珍。

空气中似也滑过咔嚓的一声，如同闪回，尘封了数日的梦魇如今被打开了封印。一切都回来了，月下阴月宫的鬼魅幻影，犬牙般狰狞的碎珠、断玉，欧

